新视角·新方法·新收获

——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

李喜所

建国以来，尤其是近10年，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史料的编辑整理，包括档案、文献、笔记、杂著、报刊、外文资料和义和团本身的歌谣、揭帖等，大都出了专书；有关论著涉及的面也相当广泛和深入，诸如义和团的起源、组织、口号、人物、性质、民教冲突、中外关系、社会影响、区域性考察、文化背景等，几乎都有专文论及，或出版有专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义和团的研究引向深入，也就是说如何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方法，使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出现新的局面，就是一个难度很大、又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不少专家学者提议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戴逸教授曾敏锐地指出："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性质，组织、思想、失败及意义，都可以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进行探讨"。山东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的路遥教授主编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以下简称《起源》），就是在这方面的大胆尝试，具有视角新、方法新等特点，学术价值颇高。

路遥教授长期从事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他一向认为义和团的成因极其复杂，单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考察是不够的，必须对产生义和团的母体，即中国乡村社会特别是山东和华北的农村社会结构，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多层次的考察，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近些年，他的视角已转向这里，并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的结合上，组织人力，开展区域性研究，从乡村社会构成、文化心志、历史契机、民俗传统、地域生态环境以及斗争主体的素质和各种力量消长的相互关系等方面研究义和团的起因。《起源》一书正是路遥教授这种区域性社会研究的结晶。作者认为，弄清义和团的起源对考察这场运动的全局具有关键意义。所以从60年代起，他就组织山东大学师生对鲁西南、鲁西北、冀南、冀东南和直鲁豫皖交界处近60多个县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终于弄清义和团主要发源于三个地区：由大刀会发轫斗争的鲁西南；经神拳使斗争赋有神秘形迹的鲁西北；由梅花拳组织反教会斗争、提出政治性口号而发展为义和拳起事的直隶、山东交界地区。而后者更具典型意义。因此，路遥教授集中人力，重点对直隶、山东交界的数十个县区深入调查，追踪义和拳的演变轨迹，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学术成果，大大开阔了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视野。

视野一旦开阔，方法随之更新。一般的社会调查不少研究者都采用过，《起源》一书的不同点在于把文献资料和口头调查相结合，相互印证，相互促进，在科学性上下功夫；把历史研究法和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相结合，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人文地理、行为习惯等方面研究衍生义和团的社会土壤，在义和团的社会性上作文章。该书列有14个图，详细而清晰地再现了直隶、山东交界一带的地理分布，如明清时期威县东邻和南邻各县18村图、直隶东南代牧区图、威县及其附近梅花拳分布情况图、沙河一带拳会分布的村庄图等，给人以形象逼真的人文地理概念；还刊有17个表，涉及面很广，如中兴集耕织情况表、梨园屯69户拳民情况、直隶东南代牧区神职人员发展情况、赵家庄土地占有经营情况，梅花拳谱系等，这使读者清楚地了解到义和拳发生地的经济、社会情况；该书还附有新发现的中外文资料，如梅花拳邹氏家谱序、晚清山东兵力布防情况、法国传教士关于义和拳运动的信札等。至于难得的各种口碑史料、则是《起源》一书的重心。通读该书，可以切实感受到作者是在以一种综合许多学科的新的研究方法从事历史著述。

和以往的义和团论著相比，《起源》除了视野广、方法新、资料丰富之外，还有较突出的两点新收获：

一是详细论述了直隶、山东交界一带义和拳的产生和发展状况，填补了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空白。关于义和拳爆发时期的详情，过去的各种论述都极简略，《起源》一书则多达20万言，深入浅出地考察了1897年梨园屯所爆发的反教会斗争到"十八魁"的出现和威县沙柳寨赵三多的梅花拳起义，进而如何向山

（下转39页）

高歌“大好头颅拚一抛，太空追攫国民魂。”他们都不仅用语言和文字，而且用鲜血和生命去讴歌、去实践、去追求充满爱国精神与革命精神的“国魂”与“民魂”。鲁迅先生则说得更加清楚：“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又说：“惟有民魂是很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近代社会有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下不断沉沦的一面，也有人民不断觉醒不断斗争从而使社会不断前进的一面。正由于爱国主义的“国魂”和“民魂”的发扬，才最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今天独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中国。

让我们对那些魂系中华、情系中华的先辈们表示至深的敬意！

（《近代爱国主义论纲》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接51页）

东和华北各地推进。许多论述，极为细致和广泛，为一般论著所不及。如晤修和尚为首的义和拳在景州一带的斗争；王庆一为首的义和拳在枣强、景州、故城地区的活动；义和拳在吴桥、德州的战斗；1900年1月阎书芹为首的义和拳在冠、邱十八村一带的活动；义和拳的均粮斗争；1900年7月义和拳攻打临清小芦教堂、威县魏村和赵家庄教堂、武城十二里庄教堂以及义和拳在梨园屯与官军的战斗情况等；该书都真实地再现出来，使读者较全面地了解义和拳在直隶、山东交界一带的发展概貌，从而推进对义和团运动整体的探研。学术专著，贵在深入和创新。《起源》在这方面独具风姿。

二是提出了不少新见解，解决了一些义和团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疑难问题。例如义和团前身主要是何组织，各种说法纷纭不一。《起源》一书则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运动是义和拳运动的延续和发展。路遥教授认为，大刀会的刀枪不入与神拳的降神附体，虽然给后来的义和团运动提供了组织的典型仪式，但就这场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义和拳乃是最重要的一支。长期活动在山东、直隶交界地区的义和拳不仅为义和团运动提供了名号、组织方式和斗争目标，而且有自己特有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有流行较广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拳术和大批会众。无论是山东或是直隶的官员，都曾企图把它变成合法的民团组织，“义和团”之名就是由山东地方官员针对这一地区的“义和拳”首先提出的。后来的义和团运动虽是大刀会、红拳、神拳、梅花拳、义和拳等众拳会的汇合，但义和拳则贯穿于这一运动的始终，占主导地位。这种看法，受到中外许多专家学者的赞赏。值得称道的是，《起源》一书还进一步提出了义和拳源于离卦教和梅花拳的新观点，大致解决了义和团的源流问题。路遥教授通过长期的跟踪调查，先是发现了了“老阎团”；随后又从民俗、信仰的角度深入考察，梅花拳的“文场”组织；进而又从私藏家谱中发现发现直隶、山东交界的民间秘密组织的八卦思维；同时又调查到沙柳寨的赵三多首先将“梅花拳”更名为“义和拳”。将这些新发现，印证史料，再上升到理性，终于有理有据地澄清了义和团的源流。类似这样的富有学术创新的新观点，《起源》一书还有，这里从略。

总之，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起源》具有开拓意义。